



象有

列仙全傳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



吳郡

壬世貞編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武志士不知何處人修煉於來賓之武禪山每出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為橋去五七里或至市廛人見而奇之數年道成宋建炎初白日上昇

薩守堅蜀西河人少有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二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遂授以



咒棗之術曰咒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資矣。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樓扇一把曰有病者扇之即愈。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及達信州見天師投書聞舉家慟哭云虛靜天師手筆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經潭州居人間神言曰提刑來自至次日伺之但見真人携龕笠至身懸提點刑獄之牌馬繼至湘陰寓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逐薩使去薩恨之行數十里遇人昇豕往廟酬愿薩以少許香附之曰酬愿畢願為置燻斤

焚之其人如約忽迅雷火焚其廟越二年薩至渡無操舟者舉篙自刺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舟金因搦水流手見一神鐵冠紅袍手執王斧立於水中薩呵之曰汝何物速見形荅曰我上善即湘陰城隍也向君無故焚我廟我無依因訴之上帝帝賜王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便宜行事今隨真官已二年並無犯律事且置錢舟中以此微暗且不欺無可報君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隨三年亦只如是乃詞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後遊閩中一日諸將現形環侍云天詔召君天樞領位真人起身立化

馮觀國邵武人游方之外遇異人得內丹法自稱無町畦



道人寓宜春言人吉凶盡應或有謂其醉狂者觀國以
 詩謝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
 酩顏叟道不相伴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
 民塑仙像于治平觀
 王壽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娠二十有四月始生
 身脩長貌雄偉弱冠業進士善屬文才思敏捷偽齊劉
 豫改元阜昌初大飢人相食壽家富厚為鄰里劫取家
 財一空有司率兵捕得壽曰吾不忍貧之死地有司賢
 之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修仙口訣并秘語五篇
 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亡失所在壽乃捐妻子
 送次女於姻家竟委家去壽性不檢束人呼為王害風

常携鐵罐乞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其隨行馬銍譚王劉處玄丘處機皆其傳道弟子也。一日作詩別眾親友奄然而逝。年五十八歲。馬銍嗣其教。與譚劉丘繼為宗盟。元至元六年。贈為重陽全真開元真君。有前後韜光集行于世。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崇慶。宋紹興中。為閩中令。得道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競往訪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有丹坐而仙踪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孔元不知何許人。嘗服松脂松實。茯苓容更少壯。年已一



手壽
思是孔元

百七十餘歲酒筵間或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常于水邊鑿地作一方丈住其中絕不飲食月餘復出後入華嶽得道不返石坦渤海人遍游趙魏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皆云坦於某時到所言各異後不知所之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鈺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林孫君以女妻之生二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工夫懶漢如

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知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帝食起鈺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鈺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遂師事焉始鈺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供事重陽名其菴曰全真重陽欲挽西遊鈺未能輒棄家業重陽多方點化乃命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風雪四入然重陽神形冲暢如在春風中且日與鈺夫妻梨芋與栗鈺念如决遂以貲產付二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孫仙姑在家結菴各行其所傳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鈺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



及仙姑傳卷之六

九

五虎圖

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王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一鼓風雨大雷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鉦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後進士徐紹祖等見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方去。

孫仙姑名不主號。清靜散人馬宜甫妻也。俱寧海人。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孕。姑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海仙姑入道。夫婦雖敬奉若神。未能輒棄家從之。一日仙姑見宜甫大醉。徑卧於仙姑寢室。姑怒。

鎖門使僕人呼宜甫而告之宜甫曰師與我談道未
 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復窺所鎖之菴祖
 師睡正濃也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
 復從鳳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忽謂弟子曰師
 真有命當赴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
 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
 海書畢踟躕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
 上官道人劍浦人辟穀煉氣一日作辭世偈云處世紅塵
 五十八混沌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
 一輪月後戍兵于廣西有復見之者
 呂道章垣曲人金大定間為縣吏夜夢神人教以修道



即避役居洪慶觀功成治人疾疫皆驗比修觀宇買本
管州山放棧遠近不一每木上皆有道章身董之工訖
乃解衲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風而去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王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
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
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十歲誅木架葡萄有云一
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
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
愈忽夢太席橫空欲取之見諸星坐其上處端拜禱之
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
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往師之重陽留同宿菴中時大

寒重陽戩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甕中明日以洗
手餘水金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重陽之崑崙二日寓
新鄉府君廟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官温六忽夜見菴
中燈火熒然竊視之見處端向火獨坐温拜於前處端
微荅不言而出温待師久不至乃迹之不知所在急呼
道衆白其事衆令宋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
衛未嘗少出朱回告其衆始知處端陽神也後令食磁
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
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奉消盡
平生業去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吳六吳懸
之於肆時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



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果河決後寓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玉樹金葉葉忽墮于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處玄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大基山橫貫其家處玄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隣居壁間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年重陽與其徒丹陽長真自東而來玄與母參謁重陽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因令從遊梁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其

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于人乃捕處玄于獄俄市人見玄於城南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為逃出急往視獄中處玄方熟睡乃驚駭具白駙馬丞令出之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冰上現瓊葩玉樹下數若珊瑚之狀尤多桃花衆皆以為通明所感也次月羽化春秋五十有六有太虛安閑仙集至真語錄等集行世。

徐鸞海鹽人少有道術貫收捕邪精錢塘有社氏女被邪鸞為符召乏見白衣人入門鸞叱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嶠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鸞在山上倚樹不動抱下惟空殼耳。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道緣年甫
 十九近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住寧海全真菴即往師
 焉相隨遊梁未幾重陽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
 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二年餘金世宗召見待之甚
 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太祖遣待臣劉仲祿萬
 里迎之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對曰人生
 四十以上血氣漸衰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諭以服
 藥節欲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則金
 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全鐵耳夫何益哉服
 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
 以蘇黎黎亦祈福之一端耳又言為治在敬天勤民長

生在清心寡欲太祖悅命左右書於策嘗禱雨及退焚
感皆驗大寵眷之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
處機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華公養之瓶中至秋
結實二十四枚延祥觀枯槐一株處機以杖連而擊之
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
水澗北口山摧處機曰其為我乎九日登寶玄堂留頌
書畢而逝春秋八十有禱溪鳴道集行世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
夫相離從師修道得謁何仙姑宋淳熙中在郭家食飯
若有入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蟆渡海
因隨游名山仙人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



如仙全傳卷之六
十三
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奉終養曰如是且留形住
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
靜凝神真人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龍籬桶為生後得太乙
刀圭金丹法於昆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
神人能以符水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為陳泥丸時披髮
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犬肉終日爛
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鉄鞭下潭驅龍須臾雷
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
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
衡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倉



水銀越宿成白金常自言閱世四十五然人傳有四世見之者以丹法授白王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見之翠虛與尉父相識因寄書潮州達其父計之即水解日已復與其父相見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于世

嘗留人師丹陽馬鉅長春丘處機自號寧真子人稱紫仙翁游歷濟南抵鄭之釣臺金泰和間大雪丈餘直不出已十餘日人以為死矣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色貞祐間大兵破關隘軍民震恐且曰無妨已而果然哀宗奔蔡問曰天下城池攻陷殆盡此城獨堅何也僉以紫仙翁對且遂溘然羽化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王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一應童子科後隱居于武夷山號海瓊子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大字草書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食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異應時言休咎警省龔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王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王蟾叱之其人刀自墮而走王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王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

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所著
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于世。

彭耜字季益三山人早有文聲事白玉蟾得太一丹圭火
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隱居
鶴林以符治疾與世絕交遊其內子潘縈珠厥志惟
後尸解福州為鶴林真人。

朱橘號翠陽淮西人母夢吞一星光大如斗有娠懷十五
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橘曰食此子生
矣母喜而食之請問姓氏道人曰鞠君子吾姓氏齒言
訖不見移時橘生父因命名橘焉兩領鄉薦不遂因臨
池顧影倏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復遇道人手

握一橘狀若風狂行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
方知這端的衆皆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尾至郊外拜
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曰子何人斯橘以姓名
告道人曰子今何所欲或富或貴惟汝擇之橘曰人生
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之旨所願
聞也道人因點化之且戒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
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即鞠君子號九霞
陳翠虛之弟子也橘遵教入皖公山後有人見一小兒
潔白如玉洗手菴前池上行如流星隨其所之入菴不
見惟橘端坐人皆謂小兒是橘之分身也一日謂鄉人
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願將淨土護之陳從其

言化後用泥塑之博羅吏醉怒曰此假化也乃執登鞭
之但堆泥墮地而已衆方知橘示化而尸解去宋理宗
淳佑二年也
鞠君子附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
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重陽
至寧海因點化入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義凡
言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時為小兒輩
戲累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累
不為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寶慶元年仙蛻于寧海
先天觀年七十有三前此三年已預修葬事



郝大通

賣薑翁未詳姓字在衡州市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偶遇一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徧求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擔頭取薑一塊納口中吐出即成黃金道士遂相頤而笑自是皆不復見

李志方初名益安陽人金宣宗時為戶部令史後棄官隱隆慮山修煉謁丘處機錫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萬鶴遶壇之異生平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投筆而逝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孕時夜夢紅霞繞身驚寤而生兒時遊戲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上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為道教宗主天定八年遇重陽祖師



於全真菴請為弟子。後從重陽至烟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重陽，願俱學道。號玄靜散人。處一獨在鐵查山，重陽與丹陽輩行龍泉道中。時日方熾，重陽執傘忽騰空而去。自辰至哺，其傘墮於處一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處，一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岸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無不稱神。章宗二年，復徵見於便殿，問曰：凡有所問而輒知之，何也？對曰：鏡明猶能鑒物，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章宗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明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詔旨，王虛觀觀之。

水洞前有大小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怯，眾欲鑿去，攻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二。處一笑曰：汝等安能辦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巖谷。其石即墜。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忽語門人曰：群仙已我約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李靈陽，京兆人，為人沉嘿寡言，博學好仙。遇至人，授以抱一符火大丹之訣，與上蟾重陽為友。嘗謂重陽曰：子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可及。一日丹陽挈丘劉譚來謁靈陽，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立。劉譚馬者至，則款之。四師至，食肆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子何知予等姓氏？曰：李仙君預教，故知之。四子食畢，往

謁靈陽以其為重陽侶咸以師叔稱之。

顏筆仙高郵人少落魄宋寶慶初鬻筆遇仙以售筆十矢則止會轉運使過見之問曰能飲不曰能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於舟中運使令左右取還之眾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管中必有詩偈紀其破毀年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奇中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人見烈焰中仙乘火雲而去郭志空金章丘人遇異人傳以秘法遂坐而不卧善運氣或變為靈風而通透關節或變為玉液而灌溉骨髓神幻變化非止一端

宋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無雲則能以符而行



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一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元太祖召丘長春及諸真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後以至道授李大虛。寓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雙玉名班。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武夷。潛修半載。餘道將成。乃回道。經龍虎山。先夕。夢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眾皆弗知。惟夢者曰。是此人也。眾請祈雨。應時。雲沛。至真州。王虛庵結褵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瓊。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入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盧六上林。人生不食肉。一日往樵大山。見二白木對奕。六

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後以至道授于趙緣督。乃即隱去。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為趙宗子。幼遭兵火。早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究。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陳觀吾。今衢州龍游縣。沿南二里。鷄鳴塔下。尚有趙緣督葵衣冠墓存焉。

周史卿。浦城人。宋淳祐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油果山。

二十年鍊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失去遂出神求之
囑妻曰七日復來有一僧謂其妻曰學道者視形如糞
土當焚之實釋其贅累也妻遂從之明日史卿來空中
啞啞貴其妻而去

張拱宋汴州人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其
肆授囊七枚食之自是不食二年瘦矢俱絕日行數百
里後游名山不返

洪志不知何許人高才博學學道廬山常乘青牛來往忽
遇異人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不測
常携一小籃籃中脯果取之無盡嘗宿旅舍特大寒人
見其單服試暗窺之見其於小籃內取出錦衾繡褥畢



洪志

盡富麗始異之後丹成仙去因名其常往來山谷為青牛谷焉

李笈字定國濟南人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于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斫筍笈揖問之道人曰何往曰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少頃雨霽出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舍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蜀訪笈蜀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洞真子元涿州人姓丘壯年學道嘗游礪山縣創建聚仙宮北游京師賜號寶岩大師道侶號為洞真子寶祐中邀里中故舊會茶云有他適告別次且人見其向西去弟子闢戶視之已羽化矣

岳真人涿州人其母夢老人皓首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隨往視之止于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長即辭親學道師太玄真人卒得其秘元至正中封崇玄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景素陽襄陵道士師事梁古賓居阜山道院元末兵亂鄉人匿山中唯素陽與師不去兵至素陽不得欲殺古賓素陽曰師老矣願以身代兵即以刀砍素陽刀忽斷為三兵皆驚異羅拜而去

莫用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
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
又聞南豐有鄒錢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重。不傳
乃委身。僅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用鼎拜且泣。具以
實告。鄒稱嘆。即以書相授。於是用鼎自名雷師。驅破鬼
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
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用鼎曰。可。即取胡桃
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元主為之改容。復命請用
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用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
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條條起。衣袖間嘗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用鼎

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
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用鼎時寓
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且謝過。用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山民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用鼎以酒噴其
面。鬼即解去。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用鼎召
雷轟雲中。斬胡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為白猿精所
攝。至門但空車焉。用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
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
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
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
丹。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筮，一袖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獵獨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鷄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上人楊軌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王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嘗栖其下。又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當語鄉人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未幾，初勅正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或隱或見。

劉道秀，安肅人。少從磐溪山禮和光道人為師。後歸省見莊客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宗人妻死，亦治之立生。嘗有群盜夜劫，秀還呼大風，欬起盜皆潰走。其靈異大都類此。後仙去。

張中，字景和，臨川人。遇異人授太乙數，談禍福多驗。今人多秘錄其言，常戴鐵冠，因號曰鐵冠道人。時高皇帝初，駐師滁陽，道人謁

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深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湖之戰。陳友諒已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乏。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公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月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梁國公藍王携酒訪道人。道人野服出迎。王不悅。因戲曰。吾有裡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王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後王以謀逆伏誅。道人居都下。

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乃水解也。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謂之正其投水之日。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南康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南昌。三十餘年。忽有異言。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是時元天下承平。所以將亂。故顛先發此言也。

高皇帝每出。顛必向前遮拜。而每以告太平為言。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劇飲。終不醉。欲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若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薪燬之。火熄。啟缸。正坐晏然。乃復燬之。顛猶故也。再加

薪火煨之。烙缸。但煙凝缸底。顛微撼其首。即醒然。無恙。上乃令寄食蔣山寺。日與諸僧。拈競。月餘。僧以實奏。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往視之。顛出謁。上殊無倦容。饑色。

上飯於翠微。設盛饌。召之。侍食。既而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者。二十有三日。上又自往諭之。吾來為汝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眾各進酒饌。顛盡食之。既悉吐去。上命至侍食。仍大飲。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元龜年

元龜年

元龜年

上還伏於道右。以手畫地為圈。顧謂王曰：你打破一桶，成一桶矣。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對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執杖高舉，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不三里，風起。既而狂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眾，但聞顛言，即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當損人多。

聞之，怒，令持顛去投之江。久之，眾與顛俱來。

曰：何不投之？眾曰：顛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裝，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而喜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可殺。姑縱汝，乃縱之。廬山莫知所之。

上後親為文，勒石廬山，以紀其事。

謙字啓敬，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

友人貪，不能自給，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處所，汝往焉。

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

忽自開，入其室，金寶燦然盈目。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

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疑庫中何以有遺引，必

此人盜也。乃書其姓名。執而訊之。詞及謙。因并執謙。謙
持至城門。謂拘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拘者
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入。拘
者曰。汝不出。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持瓶徑至
御前。

上問之。瓶中輒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呼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
於蜀中見之。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好淨物。
初得道於李拱瑞。能除邪妖。禱雨奇應。洪武中。屢被

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樂觀。授正一仙官。領
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
術。遂修煉。于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
行乞于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立應。弘治甲子
冬。端坐而尸解。後有人見其在遼陽。

裴仙。弘治初。人嘗見之。後嘗寓夏桂洲公家。一日。夫人歸
寧。裴拽其轎。作兒啼。至晚。夫人卒。公再相。裴聞命。輒喚
奈何。

沈野雲。本朝烏程人。名道寧。幼習外學。精仙傳。
朝廷累召。禱雨旱輒驗。賜三品誥。封為至高道士。

海上老人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水樂間復至，成化乙巳，齊南衛指揮朱顯奏聞。

賜姓名王上能。

有象列仙全傳卷第八終

列仙全傳卷之九

新都後學汪雲鵬輯補

姮娥昇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媿始移聞而竊食之，奔入月宮為姮娥。

吳剛一介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月中伐桂，創隨伐，隨合

長乘公子，周宣王時，采薪叟也，常散髮行歌，曰：劫金巾入

天門，呼清精，歛玄珠，鳴天鼓，養泥丸。人皆莫之曉，獨老

聃曰：此滄國中人，其語奧矣。斯皆修習無上真正之詞

得服三五守洞房之道者也。

張天翁，名堅，字刺碣，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嘗張羅得

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妓，每欲殺之，白雀輒以

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劉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其車，駕白龍，振策登天。劉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處改白雀之窟，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守，主生死之籍，以居中嶽。

為延壽周宣王時，史官曰：乞食公，西嶽真人也。楚莊公時，有市長，未來子遇乞食公，乞市經日而歌曰：「天庭發變，華山源，陰私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邪隱，何以越百魔。」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有悟，乃拜求師之，棄職隨，遂積十二年，公遂授中仙之道，以居中嶽。王中倫，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仞餘，人以物扣岩，聲甚清。

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鑿石，自於岩上，潛伺，俄果來，因邊執訣，詰之，乃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尤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音響，故輒留聽。宣因求養生術，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步，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飢。

王次仲，向結庵，隱居泉淥山，善書，因變篆為隸，體世共宗。微秦始，始皇聞而召之，欲辭以官，不云去。始皇怒，復遣使欲殺之。次仲變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告曰：「君乃飛去，吾無以復命矣，奈何？」須臾墮下，二鬪使者乃持還報，因

列仙金鑑卷之九

名其處為落翮山

張麗英漢寧都縣張芒女也生稟異質面有奇光居常不
照鏡但對紈扇如鑒焉年十五矢志入山修煉遂得道
長沙王吳芮聞之使使來聘麗英弗許乃昇山之最高
處謂使者曰山有石鼓中通洞天若能鑿通之當就相
見也使返芮自率兵攻鑿既通忽紫雲鬱起少頃方見
麗英在半空中語曰吾為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語
訖投下石鼓文一章而去後人因名其山為金精山焉
搜神記云道家以是山為第三十五福地
山為五三十一也
王暉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常種黃
精於溪側虎豹為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

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揮手過曾
前昨常虛枕晚年稍稍言將來事嘗入夔州市大言曰
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眾不之悟其夜火焚數
百家訪悟八人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
弟子數十人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
觀之弟子兩人見月在半天樓殿金玉燦自應接不暇
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乃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先
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單襦入
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

列仙金鑑卷之九

三

此恐不能相庇。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冽。補無息聲。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而袒寢流汗。僧知其異人。將欲免之。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骨立。若不勝衣。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謂眾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眾驚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敖仙。晉人。未詳其名字。江西上高縣北之五里曰敖嶺。即真人得道處也。上有真人祠。磨劍石。煉丹井。下有冲直觀。宋熙寧中。樞密蔣之奇行部。至寶積寺。題詩曰。嘉節長岐路。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掖。仙去逐敖君。

王真。隱京口馬跡山。晉末嘉末。中原大亂。加以飢疫。死者相繼。真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求救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以助子矣。竟得仙教。

魏存華。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精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真耽玄。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掾劉文生。二子。乃離隔齋于別寢。後得仙道。咸和九年仙去。

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食細石子。晝夜不卧。石季龍時。從西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送至鄴。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南入羅浮山。卒以尸置石室中。表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見道開形骸如生。

祁嘉字孔賓晉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博通經傳年二十餘
丁夜窓外有人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
其苦不可講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涯孔賓且而西遊
海渚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
守令受業者三千餘人竟以求壽仙去

黃道真晉武陵人奔俗居高吾山修道後乘白鹿而去
蕭防南昌人為句容縣簿遊至晨觀華陽洞至蕊珠殿二
紫袍人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汝之遠祖蕭史其
人命董變成與汝成婚令梁王清引上殿見一女子交
拜至清致詞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
凰今日相偶和鳴錚錚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如

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竟成飛舉

宋玄白不知何所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言談
給麗得補腦還元之術卧雪中身不沾清常遊名山辟
穀養氣遇越州大旱請玄白祈禱經旬大雨後至信州
遇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乃請之遽作法飛劍城隍
雙目刺史韋德璘以為狂妖將加責辱玄白笑曰使君
不悟劉根欲誅爾祖耶德璘恨須臾雨至以禮遣之後
於撫州南城白日上昇

陸法和素有道術能先知禍福北齊文宣時為江夏都督
理十州諸軍詣闕但稱荆山居士文宣嘗宴之於昭陽
殿賜資甚厚和亦隨緣盡散復隱于江陵百里洲梁侯

景之亂遣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率蠻兵敗約禽之封江陵縣公盧梁室日頽嘗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元帝使使止之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麻衣韋坐及聞梁敗滅衰服終身臨解尸縮止二尺許後啓棺無尸神和子姓屈穴名無為六朝時人張詠嘗游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一道流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何以識道者曰我神和子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成都始具其言嘗物色訪之弗得後游天慶觀觀壁上畫像一道人儼然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惆悵不能已已錢妙真與妹依陶隱居日誦黃庭經積功修行三十年至梁普通二年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

扁矣唐大寶間建宮名燕洞宮至今有紫萸浦碧挑花
在焉。

劉珍廣漢什方人隋開皇中居安樂山忽取所簡道書鍾磬封于石室中曰後三十年當有聖君取之吾功行已成四月之望當升天矣是日自以火化往見隋文帝帝遣使至山訪其事令建三觀後唐太宗遣取丹經鍾磬以進顯慶中詔書孝淑撰三觀記治平中賜額延真潘師正宗城人隱居高山逍遙谷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高宗尊與之詔即其廬作觀時太常獻新樂遂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年九十八而逝贈體玄先生司馬承禎畫得其道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悟道，遇師示以黃老仙經。二覽皆如舊讀。及長，風神清爽，言談迥異。年四十，出遊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抵歷。聞司馬承禎在天台玉霄峯，遂往師之。終日為採薪執爨，禎憐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堪此？然爾果何所欲？自然跪請曰：萬里向師，惟求度世耳。承禎恐泄慢大道，沉吟未敢，即傳復逾歲，自然感嘆曰：明師未錄命也。因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遂辭禎去。乃浮一席，欲航海至蓬萊。會遇新羅舟載之，數月見水怪甚多，風濤洶惡，遂依一山歇泊。自然獨登山，眇睽見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中一道士花冠霞帔，狀貌端美，令青衣問自然何往，對曰：往蓬萊尋

師求度世法。道士咸咲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舟可通。非仙莫到天台，有司馬承禎者，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之師也。盜求之，俄聞舟師呼促登舟，忽風發飄三日，夜仍到天台。自然趨見承禎，具言其事，並謝前誓。於是擇日升壇，授以上清秘法。後歸蜀，於貞元十年白日上昇。

天與焦靜真同異

胡惠起字警俗，唐則天以蒲輪召之，引見武成殿，問仙術。惟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遣使送歸。復賜書有曰：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後白玉蟾云：胡天師字拔俗，唐畏慶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伏龍岡造壇解脫，年數百歲，謚洞真先生。

鄧紫陽名思璿臨川人隱麻姑山中唐開元末感虎駕雷
車之異奄忽而化靈昌太守李邕作碑紀其事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全不知何所人也遊弄天下人多
見之不測其年壽涇州賣藥時靈臺番漢店病得藥即
愈人皆謂之神醫得錢皆施與人唐周寶鎮浙西時七
七復賣藥寶聞之召見謂曰鶴林杜鵑花天下奇絕嘗
聞能開頃刻花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五日花果爛
熳如春寶遊賞累日花忽不見適會賓主趨迎有佐酒
倡優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
有戲術於是果巡行接者皆聞異香唯侮笑者果化
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且起狂舞花鈿透

地相次悲啼鼓柴皆自作四坐笑皆絕倒久之相為祈
謝石自落後為栗花鈿悉如舊諸術尚多不可勝記
李昇字雲舉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
通群書机捷出口成章性高古師少室山道士學煉氣
養形之術時元稹白居易與之友謂昇曰生當太平之
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以
詩酒延留殷月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徙居之宛陵友
之容貌光澤鬚髮更黑目瞳且方牙齒大銳如棗核忽
告人曰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年一百四十七歲
翌日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
贊文律字子安好道得仙偶過江夏辛氏酒館而飲焉辛

復飲之巨觴明日復來辛不待索而飲之如是者數載
累無悵意乃謂辛曰多負酒錢今當少醉於是取橘皮
向壁間画一鶴曰客來飲但令拍手歌之鶴必下舞後
客至飲鶴果踟躕而舞回旋宛轉曲中音律遠近莫不
集飲而觀之踰十年辛氏家貲巨萬矣一日子安至館
曰向飲君酒所償何如辛氏謝曰賴先生画黃鶴因獲
百倍願少留謝子安笑曰來謂為此取笛數弄須臾白
雲自空而下風鶴飛至子安前遂跨鶴乘雲而去辛氏
卽于飛昇處建樓名黃鶴樓焉

杜光庭唐縉雲人咸通中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入天
台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于青

城山蜀王建封為廣城先生年八十五而逝人以爲尸

解去有文集百卷

劉無名嘗夜坐守庚申服雄黃後見一鬼使告之曰我來
攝君君頭上有黃光數丈不可近一金二石謂之丹君
服其石更服其金則鬼籍落名青華定錄矣後遇青華
真人授丹訣曰鉛為君汞為臣石為使黃芽為田遂能
口內煉汞成金竟得仙去

葉千韶字魯聰建昌人少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
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大雨雷忽一白衣人言君道
德臻備仙籍褒升猶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今奉詔授君
天書韶焚香讀之若人間兵籍也自是能立致風雨驟

使雷震救人疾疫其應如響後遍遊天下至唐咸通間
遊至濠州刺史劉昉忽中風石治則書符三通貼於肩
脅腿處曰驅風從脚出風果冷冷然自脚心出而愈後
隱西山不見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蹶之折其脚遇山中道人教令
服地黃苦參散服之一歲而脚愈身輕復遇道人自言能
隨吾使汝不死聞即隨之遍遊名山踰六十年一日歸
家正母死塋畢復去遂莫知所之矣

果仙人嘗採樵鄞江山間見一道人食桃餘半顆與之食
遂能前知人之禍福汀人目曰晏仙人

楊昭慶志尚清虛唐景福中自京兆至眉州乃嘆曰昔史

通平先生得三一之旨修之已白日上天獨無繼者吾
遂住青神縣遊仙觀三十餘載感五岳丈人希受真君
降授以朱明龍文亦得尸解之道

柴通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于承天觀自言百餘歲言唐
末事歷歷可紀善辟穀長嘯最喜飲酒宋太宗召至懇
求還真宗祀汾陰亦召對明年春通玄作遺表遣弟子
詣闕又集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焚香遲明
而逝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隱華山潼谷密邈陳希夷所居志尚
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疾宋太宗召至闕
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月餘請還山尋卒

趙自然居銅陵縣陶村者種香煉丹宋太平興國中一夕
夢真君授以篆法遂能篆又夢食以相枝遂不食雍熙
中召至闕下賜觀于鳳凰山

張無夢未嘉開元觀羽士宋真宗召對講易謙卦真宗問
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
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無幾戶解

徐道士居清溪天樂觀年八十餘夢大羅天賜詩因白衆
戶解而去

抱一道上姓趙梁泉人嘗遇一老人篋中取物餌之狀如
盧脹又與一小瓢中有藥如菘豆曰遇有疾者施之自

是絕粒宋真宗東封召見賜名抱一

石仲元桂林人號桂華子為道士于七星山於詩妙空精
微宋天禧中世逝謂門人曰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
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二百餘篇授之曰凡吾之所得
子之所知必傳之有桂華集存世後人見之於武夷

林遇賢宋咸平初來寓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
酒案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于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
禍福必驗以經治病必痊時創佛舍助錢數百萬未嘗
稱正於人而人不知所自來

郭一竈宋天禧中以傭滄海絲器汴州橋茶肆一日遇純
陽隨去十餘年復歸謂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

棺棺首可穿一穴。挿通節竹於穴中。遂許諾。明日汲水浣身。臥槐下。遂絕。葬於河岸。是秋水涸。趙往視之。獲棺無尸。

甄棲真字道淵。號神光子。博涉經傳。長於詩賦。應舉不第。嘆曰。勞神散精。以博虛名。遂讀道家書。以自娛。初訪牢山華蓋先生。久之。游京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宋祥符中。寓晉州紫極宮。性和靜怡淡。晉人愛之。年七十五。遇許旌陽曰。汝風神秀異。雖老亦可仙。因授鍊形養元之訣。往之。二二年。顏童髮黑。鬢高。躡險。輕若飛舉。或月餘不食。乾興元年冬。坐磚榻而卒。月餘形如生。衆始知其尸解去。

管歸真錢塘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為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不曰五百歲。後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悞。後人也。青衣以手加額曰。子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當可隱乎。於是遂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治病。無一不愈。京師旱。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膏雨不霑。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綉衣使者告吾功業成。上帝召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揚州。記其行事。

魚肉道人不詳其姓氏。家成都。生于宋天聖中。兒時手足攣縮。瘡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之。口中遂能言。行

知隱匿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
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綠藤上崖，
見野人踞坐，拜畢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食。道
人自此能食生肉，忽與未召封達直先生。王野人附
藍喬，宋龍川人，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笛賦詩。云
太一亭前是我家，蒲床書史足生涯。春深罨酒不歸去，
老却碧桃無限花。嘗自云：是羅浮山仙人。一日飛昇而
去，後有久見於洛陽布衣百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常
置紙百張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也。
是日復置紙於足下，令人取盡，足浮風雲，脩條而去。有
仙鶴南來迎之，空中歷歷聞笙簫聲。

趙崇，宋曹州人，弃官隱居番禺。汴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
言，人傳崇與僧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數日即達。崇死
值盛夏，尸不變。

劉混康，晉陵人，幼遇異人授以咒術，治疾輒驗。宋仁宗聞
而召之，事皆稱旨。後住茅山，賜號葆真中和先生。

侯谷神，為沂州道士，貌古形醜，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
一鵝衣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一粒，與谷神啖
之。年八十有五，忽沐浴別諸弟子，披帛而羽化。

楊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有詩
一聯，能續之則可。詩曰：珠窗半窻月，倚竹一簾風。生日
何事令人常自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骨遂偶之。七年

忽瞑目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暫謫人間。耳。惟自然。巢縣人。少好道。得服松脂法。後隱于城南洞中。辟穀修煉。積雪凝寒。嘗于溪中澡浴。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服。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有人自豫章來者。見之于道。今石床藥鼎見存。

陳葆光住晉陵。天慶觀。嘗夢文武神舉白壁授之。遂善符篆。治病立應。撰丹神蒙求三卷存世。

韋恕女及笄。有張老者。六合縣之園叟也。自求婚于恕。恕曰：即下聘錢五百緡。方可。老諾不移時。而錢至。既娶。老負鑿穢地。鬻蔬不輟。女執爨濯。一日女來辭。恕曰：王屋山下有小莊。今隨婿往。他日煩令大兄來相訪。後恕令

男義方訪之。至甲第。見青衣輩引一衣冠人。即張老也。喜曰：賢妹正梳頭。即延入。見宴款累日。別時奉金三十鎰。并一舊蓆帽。曰：金多不便提携。可持此帽于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十萬。義方歸告。復訪王老。果如數得錢。再尋之。不復有路矣。

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夕當往。見君德莊。至晚坐待。久之。見火自門起。德莊遂冒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翌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陳瑩中尤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許碯。自言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

岳名山洞府無不徧歷石崖層壁人不及處即題詩
借自峨嵋尋徑月子到此或詰之曰我天仙也向在崑
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種花
滿頭於酒樓上醉歌異雲飛去

蘇舜卿字子美長於詩與梅聖俞齊名徙居蘇州買木石
作滄浪亭號滄浪翁後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
士仙矣良久曰瀛洲有召遂飛去

沈麟字廷瑞彬之子也學道於王筍山常衣單褐風雪不
易嘗酒工詩時呼為沈道者有詩寄故人陳智周云各
山相別後此去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井出老紫芝訪君
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後尸解

而去

牟羅漢眉人名安如峨山陟上清坂忽遇髯者顧笑曰汝
餓何不食相子耶言訖摘子投其口髯者不復見矣於
是遂不火食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
乘此渡可乎安遂置笠水面跣坐其上截江以濟人呼
為牟羅漢云

劉道宋丁謂嘗板之往來一日道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
游滄海同看蓬萊海上春之句謂當未解及南遷見之
于崖州謂方悟道異人也遂與之泛舟海上而飲曰成
子之詩意矣

李常在蜀人少治道術人累世見之初有二男一女婚娶

已畢乃去。唯二弟子隨之。後各以青竹杖度。二弟子身
遺歸家。置杖即床。逕還其家。井見兒尸在床。各泣而埋
之。百餘日。有人於鄂縣逢二子。隨常在。因附書達家。各
發棺視之。惟一青竹杖耳。常在。又娶婦。前婦令子往尋
之。常在曰。婦欲來見我。法不得見。見見婦泣而訣去。

張遠。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鉄彈三。云。質錢三
百千。張無靛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再
見老人。遂投以度世法。熟跡見老人。目各有兩瞳子。後
往白鶴山。垂釣西湖峯上。遇一老人。曰。四百老人。子力之
師。尚不記授竹弓鉄彈時耶。遠霄遂大悟而成仙。舉
費孝先。成都人。宋至和二年。游青城山。至一村莊。遇老人

延之坐。因壞其竹床。孝先不自安。請償其直。老人笑曰。
成毀數也。子但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
費孝先壞。孝先計之。已二百餘年。遂懇拜為師。得授易
義之秘。竟以下鳴天下而仙去。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住鄂渚九宮山。修煉聲動禁中。
光宗嘗有疾。召道清治之。以符水進。立愈。修醮之夕。光
景如晝。因賜號真君。寧宗親書欽天瑞慶宮五字。賜之。
謝枋得詩。真人何代結。出棲累世奎章煥。紫泥日月高。
奔黃道近。衡廬傍出玉繩低。

二張仙翁。一名道温。京兆人。一名崇真。澤州人。同居澤州。
上洞社。修在觀。借出東遊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

歸結茅于葭葦相繼坐蛻瘞之同穴皆傳同仙去云
張先生貴池人少遇異人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
大夫問之直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下三十年神觀超然
毛髮玄潤肌理如玉雪宋政和間尸解而去後兩陽蕭
行美年九十餘篤行履素嘗游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
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栽之可煮鐵成銀但勿漏泄行
美受教遂移草歸試之果然久之漸泄其秘一夕大風
雨漂失其草再入山求訪之俱不復見矣
楊權盱江人自少穎悟不群聞張真牧有道行即往從之
真教授以九返之術曰逢江莫行至泥則止後舟宿九
江江沱翁便悟遂結廬修煉其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輒

效遠近慕之後作頌而解去宋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人

裴老人世居江左得道游闔愛清源山遂卜居其下嘗自
吟曰好酒啜三杯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樂是便
宜凡遇飲只三杯而止元所居處有虎十餘旬日必食
二人裴老每十日買肉一塊以飼之且祝曰食此肉
毋食人肉久之虎為所化絕不傷人裴老常到泉城朝
牲暮還其虎迭候裴老於郭外負之而歸又嘗游萬福
山頂渴無水以拳扣石磐磐微傾甘泉漸出至今一人
飲之不盈百人飲之不竭即聖泉岩也隔里有相公廟
者鄉人祈禱之立應每有二牲祭獻則看官尼巫或人

毋得窺伺而神必食其半。每二年必生食一孩童。鄉人咸輪出幼子以薦之。不爾凶荒災疫立降。一老翁年八十餘。只一孫。鄉人推餽之。翁未忍。抱孫於廟門而立。裴老適見之。詢得其情。因代翁抱其孫。以斗覆燈待之。至夜半。相公口中轟轟有聲。腥氣逼面。遽出火視之。皆臭虫也。遂抱鬼出。及明取熱水澆之。臭虫死。相公亦不靈。而害遂除。又泉城諸父老。每歲中秋夜共推年登八十者一人。架高座於橋。老者坐其上。夜靜皆見紅燈一對。自雲中來迎去。其子孫親戚。即設酒樂延賓宴樂。其下以為祖考昇仙矣。因名橋曰登仙里。中老人唯恐不與也。裴老偶過之。拊心曰。崇也。吾當為除之。泉人素敬信。

裴老。於是遂仗劍升座。俄紅燈來以劍擊之。血流滿地。衆始訝異。天明依血踪至清源山。後見大磐石下。一大蛇被傷。伏其下。衆競刺殺之。傍一洞。皆向登仙人骨也。裴老令其子孫。卜穴而合葬之。後裴老忽登清源上洞。蛻骨而去。土人塗其骨。即石室中祀之。因名蛇岩焉。張秉。武陵人。一日行于山澤間。遇仙女。曰。帝以君功在吳。余故遣相配偶。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于。此秉如期往。果見女。以襪祿中子付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子。名勳。為祠山仙長。田志亨。彝吾人。號通真子。父母亡。自負土築墓。一日捨妻。子為黃冠。居唐縣磨岩。坐石樹下。一磨石。日乞食。村落。

夜還宿石。每有猛獸巨蛇見之。皆俛首而退。里人咸
異之。為創觀居焉。年八十而逝。

吳守一。蘭陵人。早為黃冠。後從淵然劉真人受煉度秘術。
入琅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一道人入庵。與
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命烹其竅。出戶。道人不見。自是
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遶空者
移百。

程守善。金城狄道人。含真養素。禱雨治疾。立應所居。萬壽
觀枯槐復茂。至正中。無恙而逝。賜號通真子。
吉志通。邵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客。博學令聞。後
居武當山。十年不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澄澈。行步

若飛。一日召弟子戒以珍重道教。言訖。曲肱而逝。特元
中統甲子歲也。

王當陽。桐汭人。元初遇異人。能幻化之術。後遊武當而歸。
於郡南平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撰述精語。年九
十餘。忽端坐而化。

張得一。台州人。有析解元所居。後嶺山林深邃。人跡罕及。
嘗有樵者至山巔。見小草菴。一道姑坐其中。歸告析。析
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
何處人。何年至此。不荅。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
可乎。亦不荅。析竟召王作屋。且築士臺。以供宴坐。時得
二年。方弱冠。以棄家學道。齊香拜謁。啓曰。某妄意修真。

未知前程可以遠道否姑欣然應之曰汝當逢至誠
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實持受行之不可勝用矣云心
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滄滄而運轉神混混而
往來開崑崙於七竅散元氣於九坡鑿破玉閔神光左
顯寂然圓郭一任去來張翼然有悟歸告家人遂遠遊
不復還故里每歲八月中祥光見焉或有仙鶴飛鳴遠
近咸觀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儒業獨戴慕尚道遙得鉛汞
修煉之術嘗晝寢三清殿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
提其左手以一金錢按之戒曰汝欲錢時但縮左手袖
中振迅則錢隨取多寡慎勿妄漏戴拜受恍然而寤

左掌微痛視之隱隱有錢頂謝訖試之果驗以後益放
曠歌酒自娛其母責之曰吾生二子冀以終身爾兄少
年登科汝落魄如此吾何所望乎欲遊外方毋由之不
可遂去十二年無消息兄顏守廬州戴謁之顏見且喜
且悲飲之酒數行曰吾為邦伯豈忍見弟藍縷令換衣
冠戴曰山林風致唯事內觀何索我於形骸之外即出
寄旅邸醉卧夜半有錢聲主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
何錢聲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且而伺其出錢緝推
梁半壁上有書貽太守曰弟野人以烟蘿侶久候不果
奉辭唯異珍重有少錢煩周卹貧乏仍遺下所著敝衣
異香襲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撥屋瓦少偏飛空

而後不知所往。

鄧牧錢塘人通老莊諸書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各勝以文字識者交至非其人雖千金購之弗與也元大德間無恙而逝所著書有洞霄志文稿。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秋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圍鑿池積水設机亦能溉物有一老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道笑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為樂數日後遣童子各騎龍邀張龍友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上有團壁老道危坐其中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

足置他所俟取至為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按之腿自轉及其體施禮畢謂張曰君後自必為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道屬童往移條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還家問前故皆曰未嘗少移也

高皇帝聞之召至問其用術何似對曰臣術能採蓮為戲

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即

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瓶中用火四炙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迷布上下又以蓮子撒河中須臾蓮花萬柄挺出復以紙剪作採蓮船投之美女無

數俱在船採蓮競唱吳歌

上不覺大笑忽失其所在人船俱不見矣

董伯華成化間居泉州能呼風喚雨無不立至又嘗賣雷

風一雷符賣錢一文兒童輩常買之藏符于手心到雙

門前開手雷即應聲而震後登清源山坐岩門戶解

周恩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

書求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寵賚優出官德正統間

累封崇教弘道高士領道錄司事卒年九十二贈通靈

真人

慶安三歲次庚寅季秋初六日刊行

寺町通三条上町 藤田庄右衛門

